



向往
风景

满眼瓦垄是阆中

□徐子鸣

全国范围里能将风貌基本保存下来的古城实在不多。查百度,国人意见大致相同的四大古城,为四川阆中、云南丽江、山西平遥和安徽歙县。丽江、平遥和歙县都分别去过两三趟了,唯有阆中没跟旅游热线串在一起,老是逮不到机会。这次到成都总算如愿以偿,与几位同事到那里住了两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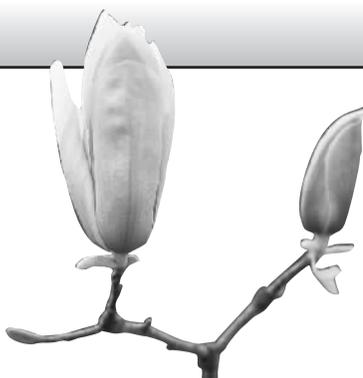
时近年末,浓云密布,似乎要下场雪的感觉。大巴在广南高速上奔驰,四个多小时才抵阆中市。而从阆中新城到老城又折腾一个来小时,换乘了两辆公交车。不愧有“阆苑仙境”“风水宝地”之称,整个古城四周被巍巍青山合围,缓缓流淌的嘉陵江成U型环绕,马上给人“三面江光抱城郭,四面山势锁烟霞”的气势。史料上说,阆中之名因山而得名,“阆中山,四合于郡,故曰阆中”。但有的称是因水而得名,“阆水迂曲,经郡三面,故曰阆中”。在我看来,山环水绕,交汇相依,相得益彰,才成就了巴蜀这块形胜之地。据说杜甫因安史之乱飘泊入蜀,于广德年间先后两次来到阆中,共住了约半年时间,专门写了《阆山歌》和《阆水歌》,盛赞“阆中胜事可断肠,阆州城南天下稀”。而这个地名,历两千多年没改变,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名史上也属凤毛麟角了。

走进紧邻嘉陵江畔的杜家大院,已是下午三点多,这是同事根据网上“好评如潮”而预订的民宿客栈。网页上介绍:建于清代的杜家大院,原为前店铺后民居的商业型院落,占地两百多亩,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,有大小天井7个,房屋43间。2009年,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三星级标准客栈。我们跨过临街的八扇雕花带窗大门,里面竟没有一丝声响,寂静得有点吓人。大着喉咙叫唤了几声,才有服务员出来招呼,原来是旅游淡季,少有游客前来,眼下200多个床位,就我们7个人入住。放下行李,先细细地参观起眼前的景观。整个院落随形借势,由高到低,在一条中轴线上“串珠式”地连接各栋建筑,大院套小院,天井连天井,池台花木,回廊亭榭,显得幽深而雅致,融合了北方四合院和江南园林的特色。而长檐遮阶、木窗门楣,从上至下满眼皆是图案各异的雕饰镂空。林林总总的浮雕、圆雕、多层雕等多种手艺,凸现了清朝精美繁复的建筑风格。尤其是做工精细的镂空窗花,既使房间变得敞亮和剔透,又具有延伸空间、扩大视野的功能,十分酣畅地展示了美学原理和实用价值。晚上躺在这个寂静的院落,似乎也陷落到幽静的谷底,我这个失眠之人,竟然一夜睡到大天亮。

虽然城郭曾被蚕食了不少,但相比于其他三大古城,我的感觉阆中还是显得“阔

绰和富裕”,除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杜家大院、孔家大院、秦家大院等大批老院古宅之外,还积淀着丰富深邃的巴人、风水、天文、三国、科举等文化,留存有显示这些文化的近百处名胜古迹。西汉著名的天文学家落下闳,在锦屏山上修建了观星楼,乃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站。他创立的《太极历》,定下了每年的春节,被称为“春节老人”。位于学道街的阆中贡院,为国内仅存的两处贡院之一。清顺治年间,阆中成为四川临时省会达19年,为了提高科举考棚的规格,特别改称贡院。当然,我们首先游览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汉桓侯祠,当地人称为“张飞庙”。来到此处肃穆的古建筑群,我们请了一位年轻的导游,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山门、敌万楼、大殿、后殿、墓亭、桓侯墓,边走边介绍说:阆中是三国时期的重镇,蜀汉大将张飞任巴西太守时,在此镇守7年之久,曾率精兵万人,打败了曹操部将带领的三万人的进攻,取得了“保境安民”的胜利,但因“敬君子而不恤小人”,终在伐吴前夕,被部下所害,追谥桓侯,葬于阆中。为纪念这位“虎臣良牧”,后人在其墓旁建造了祠庙。不过现在的建筑是明清时重建的。想必是张飞爱喝酒吃肉的鲜明个性,加上于民有遗惠,走在街上我们见到不少店铺前飘荡着的布幌子,上面大写“张飞牛肉”。牛肉以张飞冠名,成为一大品牌,并且是阆中美食的“八怪”之首:“张飞牛肉熏黑卖,白糖蒸馍红章盖……”其特点是外表黝黑,内里鲜红,香气四溢,试吃了几小块,很有嚼劲,滋味独特。

从嘉陵江畔到锦屏山顶,两天走下来,阆中古城留给我最深的印象,还是登高俯瞰。攀上南临嘉陵江、高达36米的过街门楼——华光楼,俯身探看,放眼望去是一片片单檐歇山式屋顶,纵向的黑色屋脊连接着横向的一排排青灰色瓦垄,合纵连横,密密匝匝,如同一道道细浪绵延而去又翻卷而来。而在每一片屋顶下,都是外封内敛的大院小宅,院宅相连,门楼相望。庭院之中,偶有绿枝探出头来,映衬得瓦垄更加朴拙。整体上既有江南小镇的玲珑秀气、曲折幽深,又有蜀中大川的古朴厚重、荡气回肠。我想,两千三百多年来,阆中古城曾上演过多少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,如今都随岁月的流逝悄然而逝,唯有这满目的瓦楞屋垄,虽历经时代风雨的洗涤,却依然在诉说当年的时光……



父亲的
退休生活

⑥

以文寄情乐陶陶

□蒋静波

父亲虽是浙江水电专科学校毕业的理工生,但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和几十年担任语文老师的经历,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驾驭文字的能力。退休后,也喜欢以文寄情。

父亲与奶奶感情至深,2006年清明前夕,在奶奶去世的第6个年头,父亲写了篇2000余字的散文《慈母情》,嘱我代为投稿。文章回忆了奶奶幼年失恃、青年丧夫,含辛茹苦抚养一对儿女长大成人的一生,字里行间,深情满怀,读来让人潸然泪下:“雪花,在文人的眼里是美丽优雅的,可在我的眼里,与雪花相伴的是母亲的苦难……”“一阵山风吹醒了可怜的母亲,她试图把这担柴挑回家,用力一撑,她再一次跌坐在山上,尖利的柴根戳穿了她的衣裤,鲜血流了出来。天色已暗,听到山中传来兽嚎鸟叫声,母亲才跌跌撞撞逃下山来……”读着父亲的文字,我感到很惊讶,之前,只知父亲擅长写公文,却不知他也会写散文。文章在《奉化日报》副刊发表后,一位有着与父亲相似经历的老人阅读后,勾起了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,给父亲打了一通长长的电话。当年清明节,父亲将文稿烧在奶奶的坟前,表达对奶奶的思念和感恩之情。

此后,父亲陆续写了《严冬》《做年糕》等回忆类文章和游记,在报上发表。文章见报后,增强了父亲写作的信心。他开始从书本上汲取营养,学习名家的写作方法。可他自己懒得买书,常从我那里“偷书”。开始,我常纳闷,明明将某本书放在书桌上,之后却找不到踪影,只能怪自己丢三落四。后来,我在父亲的枕下、床头边看到一大堆失踪的书,才明白原来是父亲在“作怪”。

随着父亲文章发表的增多和写作题材的拓宽,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父亲:“你喜欢写作,申请加入作家协会如何?”

“我才不要。喜欢就写,不喜欢就不写,多自由。”父亲坦率道。

父亲是随兴之人,虽不勤快,不喜欢给自己下达任务和压力,但十分守信,当退休协会向他约稿后,总会按时交差,他的许多文章其实都是这样被逼出来的。基于此,父亲获得了2015年奉化教育局颁发的“老有所为”积极分子、退教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。

有时,我也会去逼父亲,触动他的“懒神经”。2011年,我鼓励父亲参加奉化“建党90周年有奖征文”。父亲想了一想,说:“那么就写篇《车的随想》去凑热闹?”过了一周,此文成稿。“上了岁数的人很容易触景生情,凝固的岁月、沉淀的春秋便会由此逸出。每当我坐在女儿的车上时,舒适的沙发、轻柔的乐曲、特有的气息……这一切让我难以自禁,于是,有关车的往事就如清泉般从记忆库中汩汩流出……”他上世纪60年代初靠双脚踏行走、做着希望能有自行车当“坐骑”的美梦,到70年代末用申请来的购买券买回杭州牌自行车,好不容易圆了美梦,到90年代有了摩托车、电瓶车,如今正当他为是否去学车犹豫时,女儿们已捷足先登,先后开上了汽车,于是他选择坐享其成。“时间飞逝,岁月如歌。几十年来,各种车轮始终陪伴着我,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滚滚向前,永不停息。”在上百篇征文中,父亲的征文获得了二等奖。我不得不对他的写作水平刮目相看。

2016年6月,父亲受邀参加奉化市老干部局等部门举行的“我看家乡新变化”征文比赛,荣获一等奖。“我并不为觅不到沙滩街的旧踪而遗憾,但我还是会记住沙滩街的前生,还是会将这一段街面固执地称为‘沙滩街’。那么,就让我带着憧憬,带着祝愿,轻快地漫步在沙滩街。”我缓缓阅读着那些从父亲心灵流出来的文字,感到由衷地喜悦。

总第2082期 配图 徐子鸣 胡龙召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